

金思辉

飞出榆关架热线 探幽书山著新篇

——记台湾著名学者、图书馆学家胡述兆博士



作者(左三)与同事
在长春机场迎接胡述兆博士

ABSTRACT Dr. Hu Shuzhao was born in 1928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and is now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Taiwa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Library Science and a tutor of the master's degree class. He had successively studied at 10 universities and got 7 academic degrees. 9 treaties and more than 90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He is, at present, participating in and promoting both bank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work out the "Summary of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ocal Chronicals". He is the man who had fled across the Yu Pass (Shanghai Pass) to erect the "hot line" and who has searched after rich book knowledge to work out painstakingly the new creative writing. 2 ills.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tist — China Hu Shuzhao — Brief biography Both banks of the Taiwan Strait —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s

CLASS NUMBER G259.2

架设图书馆热线的教授

东北秋天的中午,天晴宇朗,气候宜人。长春机场接客室门外,我们正在热切地等待着一位来自台湾的客人,他就是我久闻大名却还未曾见面、神交虽久但又文交不久的朋友胡述兆教授。

此时我心情十分兴奋。自改革开放以后,

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访问,我同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相识、交流的机会不算少,今天接待胡先生,多了一位新朋友,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但这次胡先生来长春,不是一般性访问,而是有要事相商,它涉及到海峡两岸学者能否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方志总目提要》一书。此前,我的朋友丘东江、刘铎先生曾分别代表我同胡先生面谈,探讨过这种合作意向,但那

毕竟是间接接触,该如何同胡先生商谈?这种意向能否变成现实?对此,我心中没有把握。

东江曾向我介绍过,胡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教授式的专家,为人诚恳、忠厚,实实在在;尤为难得的是,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海峡两岸图书馆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他曾是台湾图书馆界首次赴大陆访问团的成员之一,以后又数次来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和陕西等省、市,在图书馆界广交朋友,进行学术交流。他学贯中西,功底深厚,是肯于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而无私奉献的人。东江对我说,“只要有关学术方面的事,胡先生一定同你谈得来。”然而我对这次晤谈仍然没有底。事情是,我自1987年提出编著《中国方志总目提要》这一大型学术工具书的方案以后,虽然得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界的广泛支持,并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专家队伍,经过几年努力,已撰写了数百万字的书稿,但遗憾的是,这部重要著作只收录了保存在大陆各图书馆中的方志,而缺少台湾和海外各图书馆中的方志记载,因而使其一度陷入半停顿状态。

1992年6月,我给胡先生写信,介绍了有关情况。1992年7月27日,胡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台湾图书馆界对此事比较重视,希望海峡两岸学者进一步当面商讨;他取消了去印度参加会议的计划,拟同辅仁大学卢荷生教授一起,于9月间到长春,同我洽谈双方合作的途径。

我还未及给胡先生回信,即接到丘东江的信函通知,胡先生已同他打过招呼,希望我们做好接待工作。

经过一番筹备,我于8月19日电传胡先生,我们热情欢迎他和卢荷生教授来长春交流学术。8月27日,我们接到胡先生的电传回复,他将于9月20日自上海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来长春。22日离长春去北京。胡先生不虚此行,他在我国台湾与大陆图书馆界学者之间,架起了一条具有实质性合作的

友谊热线。这就是我在长春机场时的心情。

牵动着海峡两岸学者的心

机场大厅的扬声器传来了轻柔悦耳的声音:“上海到长春的航班于12时30分正点着陆!”于是,接客的人群纷纷涌向接客的大门。在我们接客的人中,只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刘铎同胡先生见过面,他主动走上前,留我们在人群外等待。

胡述兆先生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在这不到5分钟的空隙时间里,我脑海里迅速地又一次闪过事先得到的关于他的简历:

胡述兆博士,1928年9月4日生于江西省新喻县潭口村,现任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及博士、硕士班导师。他是全国学位最多的保持者,在国内外先后读过10所大学,获得7个学位。他治学甚勤,著作颇丰,计有《图书馆学导论》、《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部》、《美国总统的生平与时代》等9种专著(其中英文专著3种),及中、英文论文90余篇。胡述兆为Beta Phi Mu及Phi Tau Phi两个国际荣誉学会的会员,并已列入中外10余种名人录中。他曾当选台大教学特优教授,获台湾大学教科书优秀奖及优等研究奖,并连续担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及留学考试委员。

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胡氏积极参与国内外图书馆专业活动,现为国际图联(IFLA)、美国图书馆学会(ALA)、美国图书馆与资讯科学教育学会(ALISE)、美国资讯科学学会(ASIS)的会员,历任各学会的理监事及委员会主席,现任台湾图资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并当选为首任理事长。

也许因为职业、工作和性格的关系,我几乎天天都在和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但象胡述兆先生这样,用20余年的时间念了10所大学,获得7个学位,横跨化学、法律、政治、图书馆学及资讯科学等多种学科的,却未曾

见过。人生几十年，他居然能做到，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钦佩和好奇相交织的心情，使我在意念中幻化出胡先生多种可能的形象，同时也更急于同他相见。

转念之间，刘铎陪着胡先生走出了人群。胡先生中等身材，身披一件普通风衣，彬彬有礼地向我们微笑。我们快步迎上前去，一一同他握手。他用标准的普通话温和地说：“久仰，久仰，见到大家，我真高兴！”他露出诚恳的目光，象多年不见的老友见了面，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消除了我们的局促不安。

在开往宾馆的汽车上，大家象唠家常一样谈了起来。从他身上既看不出多年在国外留学和工作过的洋博士影子，也听不到人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客套话，更没有任何雕琢和卖弄的词句。如果不知其底细，人们也不会想到他来自台湾。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图书馆同行，普普通通的大学教授。胡先生非常关心我们合作的事。他说：“这次来长春时间太短，只能办一件事，就是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方志总目提要》一书的可能性。”我说：“您一路劳累，吃完中午饭先休息，明天开始谈正题。”胡先生回答说：“不！咱们将时间往前赶，下午就谈正题。”望着他那殷切的目光，我只好点头同意。

还不到两点，胡先生就急切地同我们开始了交谈，具体地询问了《中国方志总目提要》几乎所有的问题，以及如果海峡两岸合作，台湾图书馆界应承担什么义务等。从中可以看出，胡先生不仅对我国古代图书，其中包括方志遗产了然于胸、如数家珍，是位学有根基的行家里手；而且对于《中国方志总目提要》合作编辑、出版的所有问题，都已做过周详的考虑，确实是有备、有为而来。

在交谈过程中，他的提问多是单刀直入，一二句就敲到了点子上。我们的答复也无丝毫应付之处，不做任何不着边际的空谈，事事都同实际操作相联系。有些问题即使双方观点相左，见解不同，大家都能从全书整体利益

着想，求同存异，夙善如流，一些本来难以处理的事，就在言谈笑语中一一迎刃而解。待水到渠成时，胡先生从容儒雅地做了较长时间的发言。

胡先生认为，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树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宝贵财富，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书目提要形式整理和总结这些遗产，是一项艰巨而很有意义的工作。台湾图书馆界的文献学家愿意同大陆同行共同努力，编好这部巨著。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正考虑该书的出版。他激动地说，这部巨著牵动着海峡两岸学者的心，相信都能精诚团结，各尽义务，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竭尽微薄之力。

至乐莫过读书 至要莫如教书

胡述兆先生前半生勤学苦读，后又教书治学，最终选择了图书馆作为自己毕生献身的事业。对此，他无怨无悔，倒感到其乐无穷。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只有获得社会的认同并在自身与社会的双向结合中才能得以实现。人生追求的目标越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并且能同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一致起来，取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多，其价值也就越大。他一生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受了他的授业恩师王云五先生的影响。王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14~1977年，共出版专著80余部，译著10余部，论文290余篇。他对中国的古籍和文献学有很深的研究，对图书馆十分偏爱，他把毕生劳苦所得全部捐出，成立了云五图书馆。90高龄做寿时，他恳辞任何礼品，仅说：“如蒙宠赐，请送图书，俾移赠云五图书馆庋藏。”结果，收到5000余册赠书。王先生还有一个极好的习惯，就是经常做卡片，毕生作有200多万张，并编有详细的目录和索引。所有这些，大概是影响胡述兆先生“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如教书”，并最终选择图书馆学作为归宿的因素吧！

据胡先生回忆,他刚到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美国政府”课程,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既无法回台,又不容易找到工作。同时,他在大学念书时,常到图书馆工作,深切了解图书馆学对一个研究工作者的重,于是在就业导向和喜欢研究的双重因素诱导下,开始在宾州维兰诺瓦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学位。拿到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胡先生在哥伦比亚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又转到宾州的圣法兰西斯学院任教16年,由讲师经助理教授而至副教授。接着,在匹兹堡大学拿到了第4个硕士学位。但在他教书的圣法兰西斯学院有一规定,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升为教授。为了赌这口气,他四处申请奖学金,结果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愿提供奖学金。它是美国南部20多个州中唯一设有图书馆学博士班的学校,要求念博士的学生须先读高级硕士,是一贯体例。因此胡先生花了14个月拿了他第5个学位。接着,1977年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之发展》论文,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时距离他出国那年已过16年,而他也已年近半百。

1983年,胡述兆先生应台湾大学之邀,回台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兼任图书馆学研究所所长。他已在美国娶妻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事业上也功成名就。很多人对他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毅然举家返台感到奇怪。谈起这个问题时,胡先生回答说:1、民族观念太强,不愿老在异国;2、在国外住几年,学学外国的科技新知识是无可非议的,但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回来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我在美国从事图书馆学研究多年,如今回来,对中国的图书馆界还能有些贡献;3、好朋友大都在台湾,精神上比较愉快;4、要儿子接受中国教育。语言质朴,理由简单,但是透过这种未经任何雕琢的话语,人们却可以看到一种依恋故土的拳拳之情,一颗矢志报效民族的赤子之心。绿卡揣在身,不改中国心。作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海外游子,胡先生始终没有忘记他

是炎黄子孙,他的事业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上。

从化学到法律到政治到哲学,半辈子念过那么多大学,取得那么多学位,但由于环境、兴趣、性格等多方面原因,最后的选择却是图书馆学,这一选择竟成了他的终身职业,而且也实现了他“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过教书”的座右铭。胡先生不否认对政治,特别是对“美国政府”课题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常利用图书馆检索有关资料,去研究美国政府。在他身上这两者配合得非常好。在他的大量论著中,大约有3/5属于政治学,2/5属于图书馆学,就是最好的证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走上图书馆学的研究道路,到图书馆界服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来,一点都没有勉强,而且做得十分高兴。

胡述兆先生在美国图书馆学界历任要职,很有成就,也很有影响;回台以后,他投身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在担任台大图书馆学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时,曾筹设台湾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班,举办了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教育的举世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主持工作中,他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在课程设置中加强基础课程,并较早地在系里增设了资讯科学课程。这在台湾图书馆学教育中是具有改革性的举措。

9月22日清晨,我们为胡先生送行。他深情地说:“这次相聚时间虽短,收获巨大。我返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同行们通报,尽快地将双方合作出书的事最后敲定下来!”他果然不爽此言。现在,编撰工作正在海峡两岸图书馆界的近百名学者中紧张而艰苦地进行着。胡先生也以自己有限的人生,做着更有成效的工作。

金恩辉 196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现为吉林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已在多种刊物上发文220余篇。出版专著12种,译著1种。通讯地址:长春市。邮编130021。

(来稿时间:1993-08-10。编发者:丘峰。)